

## ·凡人心迹

## 有人从雨中来

章铜胜

上午散步回来，外面便下起了雨，不一会儿的时间，雨越下越大，屋檐下，雨已成帘。我在雨前回来，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雨。我出门时没有带雨伞，也没有穿雨鞋。此时，我站在窗前，仍看着这场雨，望着门前的那条路，路上有冒雨骑车和行走的人，雨中的树木挺立，草在风中摇，村庄在迷蒙的雨中，那些人很少的人，似乎就没有我幸运了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淋一场雨，又能怎么样，好像我们都曾有在雨中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的经验。有人从雨中来，我们也曾从雨中来。一场风雨，也只是人生的一场风雨而已。

小时候，我就时常盼望一场及时而来的雨。在同龄人中，和我一样盼望下雨的人很少，雨天便不能在外面玩了，谁还会希望下雨呢，可我是喜欢下雨天的。彼时，父亲总是很忙，白天要去学校上课，还要起早贪黑地做着繁重的农活。那时，我就盼着天能下雨，下很大的雨，这样父亲只需要去学校上课就行了。如果是在寒暑假里，下雨了，父亲还

能在家休息一天。我那时并不知道，即使下雨了，父亲也不能好好地休息。下小雨时，父亲仍然要去田地间劳作；就算下大雨了，田地里被耽误的许多农活，还是要父亲去做的，我们是帮不上什么忙的。可我还是希望下雨，下雨了，如果有人从雨中来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父亲只能在家陪着客人，陪他们聊天叙家常。雨天来访的，多半是亲戚，或是至交，父亲也难得地从生活的重压下解脱出来，即便半日之闲，也可以暂时放松心情一会儿。那时，我盼着有人从雨中来，现在想想，还是自己的无知。

有人从雨中来，是湿意淋淋的，直到今天，我还是喜欢这种感觉。朋友从雨中来访，到了门前，收起雨中撑着的一把伞，是那种直柄竹骨的大油纸伞，雨水顺着伞尖流下来，如一股涓流，仿佛带来了一种雨意。他站在门前跺跺，踩掉雨鞋上的泥水，也抖落沾在身上的细雨雨珠，然后和我打个招呼，仿佛那声音也因雨而变得柔润了。我们站在门前，或是坐到窗下，一起听雨、品茶，一

起聊和雨有关，或是和雨无关的一些人和事，聊眼前的雨，也聊诗中的雨，很应景，也很有意思。我现在盼望的雨，和我儿时盼望的雨好像关联不大了，我盼着从雨中来的人，也应该不再是我儿时所盼望的了，可我依然盼着有人从雨中来，向我父亲走来，或是向我走来。

想起南宋诗人赵师秀在《约客》中写的：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江南的梅雨是迷人的，池塘青草，蛙声和着雨声，好像处处有情，又是处处无情。有情的是诗人盼客来的心境，无情的是那场连绵的雨和雨中过了夜半仍不来的客人，不知道客人是因雨未来，还是因雨阻了行程，总也猜不透，就像棋子轻轻敲落的灯花一样，始终是个难解的谜。我相信，有人正从雨中向略感落寞的诗人走来。

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中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”宋

代词人蒋捷，在雨中行走了一生，他也是一个隔着千年，在雨中向我们走来的人，带着有宋一代的风雅和湿湿的雨意，从他的雨中向我们走来。

读汪曾祺先生《昆明的雨》时，心里总是有一种很浓的雨意。汪曾祺在文章中说，自己是到了昆明以后，才感受到所谓雨季的，“雨，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。”雨季里的一天，汪曾祺先生从西南联大新校舍，到莲花池去，在附近一条街上的一家小酒店里，看见院子里的一架大木香花，一棵木香，爬在架上，把院子遮得严严的。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，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，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。”雨中的那架木香花让先生印象深刻，时隔四十年后，他在写《昆明的雨》时，仍忘不了那天的情味，在文末他写下了一首诗“莲花池外少行人，野店苔痕一寸深。浊酒一杯天过午，木香花湿雨沉沉。”“我想念昆明的雨。”汪曾祺先生从昆明的雨季向我们走来，带着莲花池旁那架木香花的沉沉湿意。



巧夺天工

李海宁 摄

## ·岁月留痕

## 春山如笑

查品芳

宋人郭熙在《林泉高致·山水训》中云“春山澹冶而如笑”，可谓精妙。不信的话，你就去山中走走吧。

周末，和先生回乡下老家，与两位姐姐一起上山打野菜。久无人行，野草漫过。空山松子落，窸窣窣窣，一层皆是，落在金黄松软的松针上，如褐色的小宝塔。

溪边有大片的野芹，清气扑鼻。一旁翠竹倚倚，风过潇然。姐姐们站在清风光点之间，弯腰，挎篮，已是一幅油画。篮子里已装了大半，尽是胖乎乎毛绒绒的春笋，它们像沾了满身碎泥的娃娃，憨拙可爱。地面上一个个小塔尖似的春笋正探头探脑，惹人怜爱，我连忙拿过锄头，跃跃欲试。四姐却叫住了我，让我挑那笋头嫩黄的，这种笋几乎整个身子都埋在土里，肉质更细嫩。冒出好几寸，尖上都黑黑的笋子，已经老了，苦了。

装满一篮子笋，我们往二姐家茶园里走。这个季节，蕨菜已经老成柴火了，这一季是错过了。不过，在这丰盈的春山里，到处都有惊喜。溪边的杂草丛里，我们又发现了野蒜苗，一秆秆，轻轻地摇曳着，轻轻一掐，“啪”地断了，那浓郁的野气，染了手指，弥散在心腹间。野葱纤细，只有少少的一把，但它们的香是结实的，味是浓缩的，这一把，够做二十个野葱粑粑了。酸莫也老了，在风中摇着红穗子。鲜嫩的酸莫是童年味蕾上的惊雷。折断了，撕了皮，如一截白玉，水津津，亮晶晶，酸味弥漫开去，令人舌底生津，喉顿律动。不敢太鲁莽，期待那酸，又怕它太汹涌，以门牙轻轻截断，慢慢咀嚼，千万根神经同时醒来，奔赴舌尖上春的滋味。“彼汾沮洳，言采其莫”，轻声念着古老的诗句，看着眼前老去的酸莫，幼年的时光翻越千山万水而来，在心头激滟成惆怅的波光。

坐溪边小憩。风绵软，天幽蓝，山林静默，溪水似乎在天外轻轻潺潺。除了声声鸟鸣，除了松风阵阵，除了林木萧萧，除了叶落簌簌，还有许多深邃而神秘的声响远远地传来。那便是我们常说的天籁吧。

春草明年绿，王孙归不归？春山不老，人亦多情。山以春色等我，我以懂得回报。下一个春天我定再来，我爱这春山如笑。

## ·凡尘一瞥

## 撷一份诗意回家

马亚伟

朋友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她隔三差五就会去花店逛一下，买上几枝花回家，插在花瓶里，用清水养起来。那些花不名贵，有的还是打折的，她说她图的是一个好心情。

刚开始，我不以为然，觉得她不过是矫情的小资做派。但那日读到张晓风的散文，文中写道：“回家路上买橘子，是因为它初上市，皮还是青青的，闻起来香味却极辛烈，令人想起千年前苏轼的诗，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回家的路上，花不多的钱，买到季节的容颜和气味，以及一份诗意。”读到这里，我怦然心动。我能想象出来，撷一份诗意回家，该是多么惬意和温情。朋友的做法，应该是与张晓风异曲同工吧。

我想到自己每天下班路上，匆匆忙忙，有时还焦躁又烦闷，各种琐碎与不开心不自觉地就在脑子里转来转去。茫茫然到了家，推开门坐下，一脸疲惫和焦虑还在，整个人像一株打蔫儿的植物，口头禅就成了：“好累啊！”实在煞风景。

我决定，今天开始，下班也要撷一份诗意回家。我们都说，别忽略了沿途的风景，下班途中的风景也不该被忽略。

有一次下班途中看到卖石榴的，我忽然想起夏天时红艳艳的石榴花。“一树一树花，冒下果子，我吃果子，只是为了跟花，有点联系。”我脑子里冒出了顾城的诗，于是如法炮制，买了石榴回家，想要“风雅”一把。

还有一次回家，我看到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过红绿灯。他们秩序井然，个个都昂首挺胸，好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我停下自行车，把这一幕拍了下来。那群朝气蓬勃的小学生，唤起我对童真的怀念，带给我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那天我便是哼着歌回到家的，推开门的瞬间，忽然觉得，生活真美好啊。

有一次在回家途中，我听到路旁店铺的音响在放一首老歌，《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》。这首歌是我和爱人恋爱时常听的。回到家后，我找出这首歌，在电脑上播放，然后一边听歌，一边做饭。爱人回到家时，听到这首歌，惊喜地说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，好像又回到了咱们的青春时代。

任何人的心情都不可能永远明媚，也许常有些苦恼和怨气郁结于心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撷取一份诗意，就能把一切不愉快抛到九霄云外，带回家的便是一片温暖和柔情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爱人突然对我说：“你现在变得更温柔了，咱们家也温馨起来了。”我笑笑说：“你美好，这个世界就美好。”

## ·五彩地絮语

## 态度

孙志昌

在生活中，无论我们闲聊，还是在正规的场合，都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：你对生活的态度如何？我的理解是，无论你的素质如何，也不管你处于什么地位，更不管你是否愿意？都会给生活一个态度，并且是明确而具体。这不仅是生活本身的要求，也是人生的必需。

对待生活的态度，可以说是五花八门、因人而异。有的人，整天浑浑噩噩，不务正业，混天度日，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；有的人随遇而安，不求进取，这是安于现状的态度；有的人惜时如金，刻苦勤奋，这是积极向上的态度。这种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都是客观存在的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工作中，无论你处理什么事情，都要顾及到领导的态度；完成工作时，需要同事们的配合，还要看同事的态度；即使闲聊，也要看对方的态度，对方是否有这样的意愿，否则，只能是庄户人家的热炕头一头热。

在家里，你也不是无拘无束，为所欲为，还需要关照一下家人的态度，尤其是你爱人的态度，那是至高无上的，最重要的，你必须格外注意。那孩子的态度更不容忽视，他也是家庭的一员，他若不同意，生活也不会安宁。可以说，大多数家庭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态度，且不管它是否合理，教育方向是否正确，归根结底，孩子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。

态度，看起来是抽象的，但实际上却是具体的。它有其具体的表现，也有其真实的内涵，反映在

人对生活各个方面的认识与决断。不管怎样，生活态度会时刻影响着你的生活，左右着你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还不同程度地关系着你的生活质量。你对生活是什么样态度，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心情与行动，也就会有相应的生活。虽然结果不是你所能左右的，态度却是你自己所能决定的。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态度，也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。不可否认的是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与你的思想、性格有一定的关系。

如果说，一个人没有生活态度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态度是否科学？是否正确？是否到位？且不去论它，总之，它是有的，是存在的。不同的生活态度也就构成了交错复杂，形式各异，缤纷多彩的世界，让你有了烦恼，有了快乐，有了生活的味道。生活才得以丰富，人生才得以壮丽。

态度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，但要真正做到，还要恰如其分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任何人都不会轻易做到，往往在这中间会夹杂一些个人色彩，给你的态度无形中就上了枷锁，使其不可信。有的人还抱有对别人的态度无所谓的想法，只重视自己，个人在上，不考虑周围的因素，这是危险的，也是要不得的。

其实，我们热爱生活，就要一分为二地科学地看待生活，正确分析其来龙去脉，给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合理的定位，最终才会给生活一个合理的态度，人生才会快乐而富有朝气。

## ·人生百味

## 安处

魏 炜

的。”

那是十多年前了，村里想修路，就委派能说会道的铁路代表村里去找冯建锁批条子。冯建锁拿出两万块钱给铁路，说这是他个人赞助的，但条子 he 不能批。铁路很生气，说：“别忘了你是大高地的人！你爹的坟还在村里！你还想不想回村去了？”意思就是说，这回不帮忙，以后再想回村去祭拜，村人会堵着你闹，看你怎么对得起地下的先人？

冯建锁很生气地瞪着他，半晌没说话，但条子也没批。高大军叹了口气。确实，话都说得这么狠，怎么好再去见人家？还没找好人选，镇长来电话让高大军一通骂；耽误了工期，我让你吃不兜着了！

高大军咬咬牙。没人去，那就自己走一趟吧。

## ·世间万象

## 提篮野菜采春光

陆明华

仲春时节，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，都冒出了新芽，田埂上、沟渠边的枸杞也蓬蓬勃勃地抽出了新绿，它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美味佳肴。

每年这时候，我都要带着老婆，到郊野寻觅乐趣，采撷野菜。清晨起床后，我和老婆换上休闲装，穿上运动鞋，带着挖野菜的工具，骑着“老坦克”，上路。我俩一边说笑，一边欣赏春景，心情愉悦，精神振奋，什么烦恼都抛在脑后。

春雨让植物吃饱了水分，今年的野菜格外肥嫩。马兰头是一丛丛生长的，找到了，就是一大片。但我对马兰头并不怎么感兴趣，我喜欢享受挖荠菜的过程，品尝荠菜的香味。而最有意思的还是佯着身子，寻觅那零散长着的野荠菜。我眼睛近视，而有许多粗壮的荠菜是隐藏在草丛中的，但我能嗅到那荠菜根部散发出来的独有的、甜甜的香味。挖荠菜也有点小讲究，要左手把叶片全部撩起，右手用剪刀尖对着根部一侧的泥土斜插下去，在泥层下把根剪断，否则会把叶梗剪散。当我拎着满满一篮荠菜下山时，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惊叹：“你这么多荠菜是从哪儿找来的？”

苦叶菜一般长在溪水边潮湿的地里——没想到我们这儿也有，而且仔细找还不少。但我们这儿人是不吃的，甚至连它的名儿都没听说过。它的味道有点苦，但性凉，吃了对身体有好处，我也就爱上它了。它一丛丛生在水沟边，采其嫩茎叶，洗净后放到滚开水里略烫一烫，再用清水浸泡一下，把苦味泡淡些，即可切碎凉拌或炒食。苦叶菜味如其名，虽然味道较苦，但入口清香。苦叶菜也可做干菜，无非是略煮一下晒干，想

## ·生活感悟

## 醉人家乡茶

朱小平

家乡人生性热情好客，来者皆是客。进屋落座先请喝茶。小时候常喝的茶，是渔村人俗称的“粗茶”。几片枯梨树叶扔进煮饭用的大铁锅，舀几瓢清澈的湖水，煮至沸腾，灌入包壶冷却后，倒在碗内，端起咕噜咕噜大口喝，止渴生津。

那梨树叶的味道，没有茶叶的苦涩与回甘，却有茶的色和香。熬煮后的梨树叶，依旧如干枯时大小，只是不再漂浮水面。它渐渐变得温软，反而不易磨碎，然后慢慢沉潜水底。所以，当包壶内嘴流出或流不出梨树叶时，就表示茶水快见底了。奶仍便开始洗锅生火烧茶了。

那盛茶水的包壶，长得很像瓦缸酒坛，外表光滑内壁粗糙，两头小腰圆鼓，搭碗遮灰的壶口外沿，多长了两个提耳和一只斜溜长嘴。我急着去捕知了玩耍，听见爷爷在“双抢”稻田里喊我送茶，抱起半包壶热茶就冲出灶台，想着尽快完成任务。没走几步，肚子烫得火燎火烧，我放下包壶，舀了半壶凉井水灌满，热量迅速散去。自以为是为一葫芦的智谋，可以流露出来了，哪知倒人爷爷白瓷碗的茶，成了淡墨水。他也许是太信任我了，也许是流失了太多汗水太干渴了，来不及细察茶碗，仰头一口，瞬间吐出满嘴地下井水的铁腥味：“小丫头，待人的茶酒，都掺不得假，就像田土里不浇灌真实的汗水，长不出好庄稼。”

这之后，我不去捕知了玩了，开始学着帮奶奶添柴观火、听水响烧茶。奶奶告诉我，开水不响，响水未开。凡事不能急于求成，奶奶一年四季的茶水烧不停，我哪有空闲去想“求成”？再说这成功之路，有时也靠碰运气，在你迷失的路途，看能否碰到，愿意指引你回归正道的贵人。

过路问路的陌生人，羞涩着不肯进屋，奶奶都要拉拉到台阶上一碗茶。多

问：“你爹的坟，不移啦？”远远跟着看熱鬧的冯建柱、冯铁路他们也惊呆了。

冯建锁淡淡地说道：“早就移走了。我这趟回来，就是想再取点儿家乡的土。有家乡的土陪着，他们就更安然了。”

大家都愣住了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这里竟是一座空坟！

冯建柱大声问道：“你爹是大高地的人，葬在别处，怎么会心安？”

冯建锁转脸看着他，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对我意见不小，也怕总不能回来扫墓，对老爹不孝，所以前些年趁夜悄悄迁的坟。乡亲啊，我之前要是讲原则，把你们托的那些事儿都办了，我早就进去了。那样的话，我爹连个坟前烧纸的娃都没有，难道就心安？我知道你们还在怨恨我，怨就怨吧，我心安，父母心安，够了。我相信，咱村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，你们总要想明白这道理，不能逼得他们都不敢回来的。”

冯建锁抱着一盒土，上车走了。高大军喃喃地说道：“你心安了，我们却难安了呀……”车影早已消失，连卷起的尘土都已落下，他们还站在那里，不知道心里都在想啥。